



写意文丛

关子尹 著

语默无常

寻找定向中的哲学反思

“语默”一词出自《周易·系辞上》，它包含了人生的起居作止、行藏动静、趋避取舍等。作为生存于天地之间、徘徊于生死之际的人，对于身边的人情物理做出的回应即可概括为“语默”。人世间的“语默”本无二致，“语”可视之为我们日夕间因发于有感而产生的理论冲动，而“默”则几近于哲学对自身理论限制的认识这种智慧。以“无常”来形容哲学，并不在于标榜哲学性格的乖张，而是为了说明哲学正是人们于种种游移不定的处境中找到“定向”的凭借。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写意文丛

语默无常
关子尹 著
寻找定向中的哲学反思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默无常:寻找定向中的哲学反思/关子尹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1

(写意文丛)

ISBN 978-7-301-16038-1

I. 语… II. 关… III. 哲学-文集 IV.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7742 号

书 名: 语默无常——寻找定向中的哲学反思

著作责任者: 关子尹 著

责任编辑: 田 炜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038-1/B·084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philo@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7 印张 363 千字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序 言

关 子尹学棣将近年发表的论文多篇,与一篇新作汇集成书,而以“语默无常”为题,又以“寻找定向中的哲学反思”为副题。这是子尹继《从哲学的观点看》一书出版后的另一本中文作品论集。集中共收论文 17 篇,再加上一篇“前言”;全书约长 400 页,可说是一本巨著。

子尹已编成另一本讲论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论集,年底即可问世。就本论集而言,论题则甚为广泛;其中包括由现象学角度看宗教性的论述,由认知科学及神经科学角度对大脑功能的探索,更涉及语言系统与悲剧情怀等专题的探究。尤其最近写成的中国古文字研究的专文,从字源学观点,运用甲骨文资料以展示中国古代思想中对所谓“哲”字的理解,更属开辟一个新向度的尝试。将这些论文收为一书,似乎这本论集很不容易归类。难怪子尹在“前言”中,便以“杂家”自嘲了。

然而这只是从表面上看时,一般人可能有的感想。往深一层看,则这本论集的中心旨趣,实在非常明显。这个中心旨趣即在副标题中透显出来;那就是“寻找”哲学思维的“定向”,加一“中”字,正表示作者这种自觉努力正在不息不怠地进行。千万法门,无不可用,亦不须拘守。

说到“定向”,若指具体的哲学研究而言,似乎不应有绝对意义的定向,但就历史阶段而言,在文化世界生成变化的浩浩大流中,每一历

史阶段的哲学思维,又必定有特定的历史任务。这就决定了某一历史阶段中哲学研究的一定取向。就此而言“定向”,它只显示对“任意性”(arbitrariness)的排除,并不与哲学概念的“开放性”冲突。

20 世纪的哲学思维,一方面显得多姿多彩,但另一方面则长期处于迷失方向的状态中;此所以有“终结”或“重建”的大疑团,而形成哲学危机。解除这种危机,便是我们的历史任务。如何解除,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论断,但这里所透露的当前历史阶段中寻找哲学研究之“定向”的要求,却是哲学界所共有。对这种非绝对意义的“定向”问题的觉察,是在当前哲学研究中能否有真实成就的一个重要条件。

寻找哲学研究在现阶段中的“定向”,是哲学界人士的共同课题,但此中又有先觉与后觉的差异。具有进居领先地位的才力、学力与慧识的哲学界人士如子尹者,正应昂然奋进,以期大成,使中国的哲学家能在世界哲学史中留下重要贡献。这是我看子尹近年哲学思维成果时的主要感想,即以此意作为我对子尹治学的期望。

劳思光

2007 年 11 月序于台北

繁体版前言

1.

“天 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小时诵读《千字文》，有感于其铿锵上口之余，几乎咏尽了天文地理、历史社会、教育伦理，乃至世道人情。想不到后来自己无论学习、教学或工作，由旁骛而引致的驳杂，竟然不遑多让！然而我生也不才，虽然由于种种机缘，对许多学问都稍曾涉猎，但作为“杂家”的我，问学虽尽了自己的能力，却从不觉得自己对学术有何真正不可替代的贡献。我曾与友人们说：“即使今日撒手尘寰，世界亦无损失于丝毫。”此语虽近戏谑，却是真心话。今日再次辑卷成册，除出于师友和鼓励外，主要是希望从哲学思虑的角度引起读者对一些我认为值得重视的问题的关注，以期抛砖引玉而已。

作为有情感、能认知的吾人，生存于天地之间，徘徊于生死之际，对发生于身边的人情物理，总必须作出回应。这一份回应，用最简约的讲法，就是“语默”。语默这个观念，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上》“君子之

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一言。^①语默或默语一词，言虽简约，却已包含了人生的起居作止、行藏动静、趋避取舍等等；由于用意曲折而深远，两千年来，一直为国人乐用。打从骚人墨客自陶潜到庾信，从李白到杜甫；或硕学鸿儒自张载到朱熹，从二程到阳明，都无例外地曾谈及“语默”。宋代诗人范成大《緘口翁》诗中“君子取中道，常在语默间”一句话，更把语默二字于传统中国心灵中的无穷理境道出。

不过，对于语默问题，我认为还是王弼、孔颖达一系的注疏传统提出了较深刻的反思。首先，三国时王弼于《周易注》中在解释“复”卦彖辞“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一语时，作出了如下的观察：“复者，反本之谓也；天地以本为心者也。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②王弼的意思其实是说，就天地而言，动、静二者并不是二极对立的两个完全等价的原则，简单一点讲，并不一定需要有一“静”的原则去反对或对抗“动”，因为一切的“动”自身也必由“静”开始，而且“动”之后也一定有歇息的时刻，而返回“静”，此所谓“反本”。不过更有趣的，是王弼从天地动静一体这一观念，类比地引申到本属人事领域的语默之间的关系。由于王弼短短几句话似意犹未尽，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疏解有关文句时，首先指出在谈论动、静关系时，必须注意“静为其本，动为其末”，并据此说明了“言静时多也，动时少也。若暂时而动，止息则归静……言静之为本，自然而有……故曰静非对动者也”这个很难得的道理。^③随后，孔颖达效法王弼，话题一改，从天地动静的关系，一转而及于人世上的语、默二者之间的同一种道理。孔颖达说：“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语则声之动，默则口之静；是不语之时恒

① 此中，从道理上看，应该是“默”对“处”，和“语”对“出”。《易系辞》本句语序的错配，很明显地是为了押韵的需要，这一点从下句“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可见。

② 王弼：《周易注·复》，见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上册，页336—337。

③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三》。

常默也，非是对语有默，以动静语默而无别体故。”^①换言之，孔颖达认为正如天地之间动静本是一体，其中“动”只是暂是末，“静”才是“归本”或“复”，同样地，人世间语默亦本非二致，而其中“语”亦不过是发于有感的口舌之欲，“默”才是及于恒常的真智慧。

这一番几近奥秘的道理，其实只要印之于世人必将经历的生死，其道理便不难明。因为，哲学的智慧，就是教人尽心尽性地去生，然后又无牵无挂地去死，以便由动而复归于静。吾人生于世上，在种种责任与角色的要求下，总不能恒静而无语，不过言说无论可以如何精彩，言说者却又不能不知道所有言说都有其限制，一若一切生都不能逾越死，动都要归于静！张载说的“存，吾顺事；殁，吾宁也！”^②王船山说“天之静而不受人之益损者，儒听其为儒，墨听其为墨，朗然大明，自生自死于其中……”^③，乃至释氏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④，都是这道理不同角度的展现。现代西方哲学两位巨擘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不约而同地，于高度重视语言问题之余，都为终极的缄默留下余地，这也可说是他山的侧证。哲学的工夫，就在于语表与缄默之间那片广阔的论域，我们在论列种种问题时，只要一己理之能及，当可极深研几，明确立论，但要是一些事情，凭一己之理已无法予以定夺时，则我们对问题“点到即止”之余，便再不应执著于非黑即白的终极可否，且让其复归于静默便好了。

作为一门学问而言，哲学之不同于科学，是其课题既可与经验相涉，但又不只限于经验，在哲学无垠的论域中，不乏一些看似不实际，但却是人类不能毁弃的题材，如希望、价值、言语、意义，乃至信仰、情感

①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三》。

② 张载：《张载集·西铭》，北京：中华书局，1978。

③ 王夫之：《庄子解·齐物论》，香港：中华书局，1976，页15。

④ 文句相若的言说，出自佛家多种经论，如《华严经》、龙树《大智度论》、僧肇《肇论》、智顓《法华玄义》、《摩诃止观》等。

等。这些课题虽不能立竿见影地得到理性的解决,但都有无涯的理境有待吾人的思虑去开发。最重要的是,“语默”二字无论从个人去看或从传统去看,都可层出不穷;今日看似途穷之理,并不排除来日自己或有能者能再予发展。这一点我们从哲学史的曲折性中处处可找到例子。由是观之,“语默”虽本出自《周易·系辞》,但王弼、孔颖达却恰恰要在注解“复”这个重卦时,才借天地的“动静”带出人世间的“语默”,想也是有见于此罢!此中暗藏的玄机,张载的一首绝句,简直表述得淋漓尽致:“出异归同禹与颜,未分黄阁与青山。事机爽忽秋毫上,聊验天心语默间。”^①

佛学原始教义中的“三法印”,第一条就是“诸行无常”,也即通称的“无常印”,其所指的,是世人的“意念”(或“行”)无休止地转动。由于哲学其实也正是吾人对世界上种种事物事态不住地反思,所以我觉得以“无常”二字去形容哲学,实在适合不过。

海德格尔出道之初,自然科学的强势正方兴未艾,相对之下,人文科学给人的印象,乃至人文科学的自我形象,就是不及自然科学那般严格。然而,还颇年轻的海德格尔,却独排众议地指出:“物理学并不比历史更严格,只比其更狭窄。”(Die Physik ist nicht strenger als die Geschichte, sondern nur enger)^②海德格尔言下之意是,自然科学之所以能达致其严格性,是因为能把论域收窄到一特指的范围之上,因此,“狭窄”可以说是其“严格”的代价。反观人文科学,由于一般而言,其论域都比自然科学要敞阔和不明确,所以根本不能,也不应希冀自然科学那一种严格性,不然就会把本属敞阔的范围限制了,把“人文”这研究对象独特的“模糊性”牺牲了。在人文科学中,哲学的范围可谓最辽阔,

① 张载:《张载集·送苏修撰赴阙四首》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78,页368。

② 海德格尔这番话见于其现象学同道 Oskar Becker 的报导,此外,海德格尔自己于《存在与时间》中亦曾借数学和历史的比较提出同样的言论。参见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Niemeyer, 1972, p. 153.

因此,在持平地尊重自然科学的成果的同时,却必须因应哲学自身的对象与方法从根本处反思,而不能张冠李戴地盲目追求自然科学式的严格性,否则,将得不偿失。

我以“无常”二字形容哲学,表面上颇令人费解,但其实是要说明:哲学无论范围、方法和理境,除了不受成规所限定外,往往是吾人于种种游移不定的处境中得以寻求定向的凭借;吾人生于世上,必先要寻得某一种定向,才能知何所措其手足。哲学的这一种性格,俄裔英籍哲学家伯林(Isaiah Berlin)的一番解释简直妙到巅毫:“无论哲学的活动是关乎自然科学,是关乎道德或政治,乃至只纯粹涉及个人的事务,哲学家们的工作对于社会都显得惊世骇俗,对人类心智都显得艰涩难明,而且往往令人苦恼而毫不讨好,但却一定有其重要性。哲学的目的始终如一,就是教人类了解其自身,让吾人能于天地间知所去向,而不至于要在黑暗中迷乱地摸索。”^①不过,似乎哲学为生命寻求“定向”时的这份“无常感”,不但未令一代一代的哲学爱好者望而却步,反而使哲学这一门“千载的慧业”显得更引人入胜。本书内容虽看似驳杂,但基本精神,都环绕着并贯彻了“寻找定向”这一点。

2.

本书辑录的文章,是过去八九年间的部分中文作品。^②这八九年光景,委实是作者生命的连场考验,而这考验又可从两方面说。先是这

^① Isaiah Berlin, “The Purpose of Philosophy”, in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Philosophical Essays*, ed. Henry Hardy;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Bernard Willia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11.

^② 同一时期的另一批与海德格尔哲学有关的论文将辑录于《徘徊于天人之际——海德格尔的哲学思路》书中,该书将不日出版;另一本散文集《教我心醉,教我心碎》则较早前已于台湾发表(台北:漫游者,2007);作者的外文著作目录可参见作者网页(<http://humanum.arts.cuhk.edu.hk/~twkwan/ktw-lop.htm>)。

期间的早段,作者承接着儿子殇逝的打击,除了于课堂上仍勉力做好自己的本分外,根本上好像丧失了从事学术思想的心力一样,这一份难以作为外人道的感受,我常借太史公的口吻,以“心毁不用矣”一语比况。因此,如何从这一种心境中重新建立对哲学,甚至对思想的信念,是作者的第一项挑战。对这一项挑战的回应,或许已经不同程度地反映于作者这些年间的文字之中。

不过,在作者还在摸索着如何面对上述的第一项考验时,另一种挑战便已接踵而至。事缘 1998 年秋,作者经中大校方委任,得真除哲学系主任的职务,这对当年的作者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但事情既成了事实,在责任二字的驱使下,作者在长达七年的任内,还是为系务费尽了时间和心力。对于习惯心无二用的作者来说,新的一项挑战,就是如何于种种压力下,和在被公务切割得支离破碎的时间中从事必须专注的学问工夫。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系内全体同人对系务的分担,和平素在学问上坦诚的讨论与砥砺。

这本文集除第一篇〈从大克鼎和史墙盘中的“哲”字看哲学〉尚未发表外,其余都曾于其他书刊中刊载。其中,〈寓抽象于具体——论汉语古文字中的哲学工夫〉曾于 2007 年 4、5 月间先后于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和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作演讲;哲学中的“洗炼”问题及〈千载传慧业,哲学且复旦〉二文,曾先后应学生之邀,于 2003 及 2007 年夏天刊于中大哲学系内部流传的两份学生刊物中;〈卡西尔与人文科学的逻辑〉曾于 2005 年于上海译文出版社《文景》(总第 9 期)刊登;〈莱布尼兹与现代德语之沧桑——兼论“语文作育”与民族语言命运问题〉曾于 2004 年于上海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当代中国”一国际会议中作演讲,并于翌年刊于《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Vol. 16, No. 1)^①;〈别在语言迷宫里迷路——语文规划与语文作育的再议〉一文则于2006年11月13日刊载于香港报刊《明报·世纪版》;〈意向性与宗教感——从现象学的观点看宗教问题〉一文曾于2003年刊于《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胡塞尔特辑》及黎志添、刘国英、张灿辉合编的《在求真的道路上——贺沈宣仁教授七秩之庆》文集之中^②;〈西方哲学史撰作的分期与标名问题〉一文则曾于2003年底于广州中山大学作公开演讲,并于2005年刊载于《现代哲学》(No. 81);〈说悲剧情怀——情感的先验性与哲学的悲剧性〉一文曾于1997年12月中发表于劳思光教授七十寿辰论文发表会上(由周保松君代读),当时作者因抱恙住院,文章只完成了部分便得中辍,全文在一年后才陆续完成,并于2003年刊于《无涯理境——劳思光先生的学问和思想》中;

① 本文的节录版本曾以〈语文作育,国之大事——现代德语的沧桑对汉语未来的启示〉为题刊《中大学生报》2005年2月的特辑,后再被香港及国内多个网站转载,最后并被辑于由一群中大校友编印的论集中。节录版本虽然影响较广,但由于已流传于各界,本书乃决定只收录原本,以存其本貌,另外,本文的英文版曾于2005年于檀香山大学举行的“第九届东西哲学家会议”(East-West Philosophers' Conference)上发表,并以“The Over-dominance of English in Global Education—Is an Alternative Scenario Thinkable”为题刊于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会议文集(*Educations & Their Purposes: A Philosophical Dialogue Among Cultures*);此外,又一稍予节录的英文版本则另以“The Over-dominance of English in Global Education—A Global Response”为题由哥伦比亚大学狄百瑞教授(Wm. Theodore de Bary)辑于其近著之中。参见狄氏著:*Confucian Tradition and Global Education: Essays in Honor of Tang Juny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75-99.

② 本文的英文版曾于2001年于北京大学“现象学在中国——胡塞尔《逻辑研究》发表一百周年国际会议”上发表,参 Tze-wan Kwan, “Intentionality and Religiosity: Religion from a Phenomenological Standpoint”, (eds.) Kwok-ying Lau & John J. Drummond, *Husserl's 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 the New Century: Western and Chinese Perspectives* (Heidelberg: Springer Verlag, 2007);此外,本文已被译为意大利文并以“Intentionalità e religiosità. Un punto di vista non confessionale sulla religione”为题,率先刊载于意大利期刊 *Filosofia e Teologia. Rivista Quadrimestrale* (Napoli: 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 Agosto 2002), pp. 330-352.

算起来,这篇文章应是这本集子所收各篇中最早的作品。〈希望概念的哲学反省〉一文则曾于2003年于华梵大学及北京大学学作演讲,并刊于台北文建会出版的《劳思光思想与中国哲学世界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及香港公立图书馆出版的《当代杰出学人文史科技公开演讲文集》。此外,〈宇宙、世界与世界观〉、〈系统问题的宏观省察〉、〈从周易看变化〉、〈大脑左右功能的异同与离合〉、〈语言系统的结构、功能与成长〉和〈风雨人生——散论生命的意义〉共六篇文章都成于1998、1999年间;而且都是从一个由陈天机教授、许倬云教授和本人一起开设,并订名为“宇宙、学术与人生”的实验通识课程中由作者讲授的部分辑录而成的。该课程后来以《系统视野与宇宙人生》为名于1999年由香港商务印书馆辑印成书(2003年再版)。

陈天机教授是与作者分享多种学术志趣的一位忘年交,回想当年他不以作者心志消沉见弃,反力邀作者参与讲课的热诚,作者于此再致由衷谢意。几十年来,论为学之道与为师之道影响作者至深者,是业师劳思光和何秀煌两位教授,这些年来,他们没有忘记我这个“老学生”,而且在作者生命最脆弱的时刻多所鼓励,于此谨再致谢忱。香港商务印书馆惠允六篇文章收入本文集,雷竞璇兄引荐利希慎基金会对本书出版的资助,及牛津大学出版社林道群先生对编辑本书的鼎力支持,于此亦一并致谢。

最后,内子林霭兰对我数十年如一日悉心的照料,对家庭几无止境的奉献,和与我共度甘苦岁月时所表现的坚忍、关切、周详与实践智慧,对我来说,都丰富了我对生命,对生活乃至对哲学的体会,而这些都是从书本中所无法获得的!

关子尹

2007年9月序于香港

简体版前言

本书基本上是作者过去十年以中文著述的一些文章辑成的文集，牛津大学出版社初版时基本上是 17 篇并列。与作者同时期以德国当代哲学家海德格尔思想为焦点的另一批文章比较之下，这本文集所收的文字，其题材之驳杂，可谓南辕北辙。内容牵涉之广，及于哲学概念和方法、系统理论、周易、大脑研究、语言理论、语文规划、语文政策、古文字研究人文科学概念、哲学史论、宗教现象、悲剧理论、希望概念，乃至生命哲学等；说穿了，其实是作者于期间的中文著作减除了 (by exclusion) 直接关于海德格尔的一些文章的集子。要为这样的一本文集命名，可以很容易，但也可以很困难。其所以容易，是因为作者大可效法前人，把文集简单地叫做“什么杂稿”之类；其所以困难，是因为如果不采用上述的方法，则一些本来内容迥殊的篇章如何能于一有意义的标题下得以安顿？结果，作者舍易而取难。现在回顾起来，作这个决定，是因为自忖文集题材虽然悬殊，但作者在撰写这些篇章的漫长岁月中，总似有一些关乎哲学探究的基本理解，和一些涉及世道人情的基本关怀在背后一步一步地推动着。这一种感觉，说起来颇空洞，其实并不玄妙，如借用书法里的“笔断意连”去形容，或颇近似。

由于各篇章题材迥殊，所以在繁体字版结集出版时，最难的工作就是撰写〈前言〉。因为在〈前言〉有限的篇幅中，作者必须为全书点题，

以图说明各篇章所共同透显的精神。这个工作之所以艰辛,是因为作者必须攀上某一个哲学理论的“制高点”,才能俯瞰表面上论题散离的各种篇章。本书的主副标题分别订为“语默无常”和“寻找定向中的哲学反思”,其实正是这一要求下的结果。本书出版后,从各界的回应中看,似乎本书〈前言〉的撰写目的已初步达到。当然,这一方面所涉及的义理得以解读,思光先生惠赐的〈序言〉中所作的精审说明,对作者和对读者,都是莫大的帮助。

哲学这一门学科,遍历古今中外,涵盖抽象具体,以其广阔无垠故,无论从任何角度去处理,都只可得其一鳞半爪。加上向来治哲学者,在处理哲学问题时,无论取材、方法或风格,均可各异其趣,因此,哲学作为一门学问虽号称博通,但真正能贯通一切的哲学其实几近不可能,即使偶有“近道者”如朱熹或黑格尔等学问出世,也只可能引出更新的争议。因此作者一向认为,治哲学的我辈绝不应妄言自己所学能涵盖一切或看通一切。但另一面看,治哲学者在认清一己视野的可能限制之余,又绝不应放弃就一己眼界和能力所及对自己所思想的不同哲学议题尽可能概括地予以反思、衡量、整合与评价。如能做到这一点,则林林总总的哲学研究之间的一些可能的普遍关怀便会较容易显出,在这广度方面有了掌握,则回过头来,吾人对个别理论的特殊意义又反会掌握得更深刻。

上面提到本书〈前言〉的撰写有赖攀登哲学理论的某一“制高点”的说法,其实也可从一较“实用”的角度了解。假如要为一组内容和性质都较接近的文章作序,则“制高点”的掌握,根本不是难事,因为不用爬得很高,文章的共同性大概已可求得。但设想一组文章的内容和性质分属天南地北一如本书者,则“制高点”的掌握便困难得多了,因为必须爬得很高,才足以俯瞰全域,才有指望看出各种理论的“共慧”;而制高点愈高,便愈接近读哲学的我辈所谓的“终极关怀”了。这种高

“海拔”的“制高点”的获取,是道理的要求,与个人才力的高低根本无直接关系。事实上,以作者平庸的才质,如果在这艰巨但对哲学思虑关系至深的工作上侥幸能有一二发明,俾能收抛砖引玉之效,这将是作者莫大的荣幸。

现在这个简体字版本,基本上可说是一本新订增补重校版。首先,作者参考了北京大学出版社有关丛书的体例,把原本并列的文章按照内容大致分别为五个子题共 18 篇,即是:

第一部分:寻找定向中的哲学

第二部分:系统视野及其启示

第三部分:语言、文化、汉语的反思

第四部分:西方哲学史的另类反思

第五部分:生命中的语默

这样一来,读者阅读本书,就题材的归趋而言,的确较为方便,不过,我认为五个子题分列虽然带来阅读的便利,但全书更宏观的哲学基本关怀,还是值得去注意的,因为后者的意义绝不亚于前者,甚至远远过之。

相对于繁体字初版,本书第一部分的第一篇文章为了“答客难”的缘故,增补了颇长的一篇后记,其中也涉及哲学相对于其他学问的关系的反思。此外,第三部分增补了一篇繁体字版所无的文章,即〈母语教育迷思下的“理”与“势”〉一文。这篇文章是作者于 2008 年 5 月 31 日应香港三联书店以“母语教育的迷思”为题举行的 Vision Talk 座谈会上的发言,经整理后于 2008 年 6 月 14 日在香港《信报·中港评论》上发表。这篇文章的论旨虽主要涉及香港中学的语文教育,但其实与作者近数年来极度关注的汉语语文规划和语文作育问题息息相关。此外,本书〈寓抽象于具体——汉语古文字中的哲学工夫〉一文在简体版中,为求理论完整,增补了两个字例(“言”及“灾”)及一些有关解释。

最后,作者借本书重刊之便,把全书重校了一遍;除订正了一些初版时未及发现的文误外,还在不更动原文论旨的原则下,对本书的文字作了有限度的修缮,并增加了和修订了一些注解。

本书是次于内地重刊,首先要感谢北京大学哲学系张祥龙兄的引介,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田炜女士悉心的编辑工作。在交稿予北大之前,香港中文大学人文电算研究中心梁月娥同学和哲学系曾诵诗女士以工余的时间为本书先后各重校了一遍,曾女士并为多种电子文档的转换、输出和整理等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助力。有谓饮水思源,借本书再版的机会,作者谨向为促成本书的完成与出版而对作者鼓励有加的师友再致以谢忱,特别是思光先生于本书初版序言中过誉的言辞和封面的题字,作者愧赧之余,自当感铭于心。最后得感谢利希慎基金会、香港研究资助局(4708/05H)、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委员会等机构于不同阶段对本书有关研究的资助。此序。

2009年3月3日于香港